

俏吟文丛
(第二辑)

吉增 主编

漫游者的边境

袁芳
著



《民族文学》奖 十月文学奖 老舍散文奖 冰心散文奖
孙犁散文奖 林语堂散文奖 赵树理文学奖得主

著名作家

王尧 张锐锋 关仁山
老藤 郭文斌 李晓君

倾情推荐

十位一线实力女作家 十部经典暖心散文集
一幅摇曳多姿、美不胜收的艺术长卷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悄吟文丛（第二辑）

古稻 主编

漫游者的
边境

葛芳
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漫游者的边境 / 葛芳著. -- 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20.12
（悄吟文丛 / 古耜主编. 第二辑）
ISBN 978-7-5171-3648-4

I . ①漫… II . ①葛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 257821 号

出版人 王昕朋
责任编辑 霍瑶
责任校对 崔文婷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邮 编：100101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
邮 编：100088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E-mail：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
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9.5 印张
字 数 179 千字
定 价 59.00 元 ISBN 978-7-5171-3648-4

目录

第一辑 漫游

- 凝视佩索阿 / 003
寻找卡夫卡 / 011
巴黎墓园记 / 025
南极问禅 / 045
映在镜子里的花园 / 067
流浪在天涯尽头 / 080
维也纳的气息 / 088
多瑙河畔蔷薇花——布达佩斯 / 103
法兰西漫步 / 115
美得如此绝望——意大利 / 143
日本行随笔 / 174
台湾琐记 / 188
阳羨行 / 197
浮桥浮生梦 / 207
隐约录 / 218

第二辑 识人

无家可归的思想者 / 241

推门，即是彼岸 / 248

荷塘边的先生 / 255

邂逅海棠话苏轼 / 260

水墨设色吴冠中 / 266

春阳不计长短 / 272

苍烟散 / 277

灵魂有风——油画家蒋博宇印象记 / 289

后记 / 297

漫
游 第一辑



凝视佩索阿

穿着高跟鞋，背着电脑，我在里斯本的自由大道开始漫步。脚下的道路如同海浪，在起伏涌动着，那是镶嵌彩绘地砖的缘故。高大棕榈树笔直挺立，无花果、菩提、橄榄、柠檬等植物散发着清香。里斯本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，虽然是冬天，风吹在身上并不冷。走着走着，一阵雨来，也不要紧，那头还是阳光普照。我饶有兴趣地拍街边人物雕塑，大多是作家、政治家。比起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，我更喜欢这里的宁静、散淡。

充满暖意的冬天，鸽子从路边的咖啡凉亭扑棱棱飞出，机警的小眼睛注视着地面。我坐下喝了一杯咖啡，并要了蛋挞来充饥。一个人辗转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，寻找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会在这个城市四处游逛，观看、阅读、写作、少量交谈。

与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·伯格一样，我在里斯本寻找一种若有若无的东西，譬如说丝柏树，譬如说佩索阿之家，譬如说法朵音乐女歌手悲情绝望诉说宿命但充满思念的表情。

佩索阿在 1925 年出版的《里斯本，旅行者应该看什么？》一书中写道：

对于那些从海上来的旅行者，里斯本，即便是远远看来，就像是在美梦中升起的幻境一样。在亮蓝色天空和金色的太阳底下，里斯本的轮廓那么明晰。

佩索阿应该是里斯本的代言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如同卡夫卡与布拉格，乔伊斯与都柏林，博尔赫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好像都是沿着佩索阿的足迹。迷宫一样的街道，陡峭狭窄的鹅卵石小径，尤其是坐在电车里，晃晃悠悠从五颜六色房子前经过时，我有一种迷惑感、梦境感。气喘吁吁爬坡，登圣若热城堡，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？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各个转角处闪现时，我确信自己去往的是一个古老的城堡——那里的堡垒建于公元前 2 世纪。登临眺望，远处大海幻境一般无限伸展，而千千万万橘红色屋顶构成曲折有致的画面让艺术家惊叹——这是里斯本的颜色，热烈，奔放，光照充分，心无挂碍。

阿尔法玛区可能是佩索阿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。沿着坡路，他虚弱的身影在街灯映射下更为孱弱。他不需要被人了解，他宁愿让高贵的孤独来伴随自己终身。

阳台上卖唱的艺人，兜售针织品的老妇人，坐在教堂门

前抽烟的情侣，各种熏肉，绿意葱茏的藤蔓，拐角处叮叮当当的电车声。里斯本的底色，是古旧而充满烟火气，似乎它从来就没有变过。佩索阿就这样描写——

阿尔法玛区代表着里斯本永恒的一面：建筑、街道、拱门、阶梯、木阳台，还有人们最真实的生活形态：嘈杂、聊天、歌声、贫困和垃圾。

旅行？活着就是旅行。我从一天去到另一天，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一个车站，乘坐我身体或命运的火车，将头探出窗户，看街道，看广场，看人们的脸和姿态，这些总是相同，又总是不同，如同风景。

地铁疾驰，可以瞥见站台边各种上光花砖。有的像孩子们的涂鸦，有莫利亚鱼，有奔跑的鸡，有绽放的花朵；有的直接画着佩索阿孤独的蓄着小胡子的脸，他像个幽灵无处不在；也有排列齐整的青花花纹，让人不免有回到中国之感。上光花砖是葡萄牙人从占领者摩尔人那里学来的，意思是“打磨光亮的石头”。摩尔人，仿佛就是一个古老的谜面，神秘有魔性，等待着我们去猜想。约翰·伯格也承认，里斯本这城市和有形世界的关系，与其他城市都不同，它玩着某种游戏。这些瓷砖诉说着世上各种精彩绝伦的事物。

我在这个城市地下穿梭，一个恍惚，才发现车厢里除我

别无他人。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。孤独一人又何妨？佩索阿强调过，唯有孤独，才能拥抱自由。出地铁，在公交站台，等 729 路的黄色大巴。佩索阿十七岁之前和家人住在南非，回到里斯本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。三十多年里他一成不变上下班、写作、酗酒，直到病逝，终身未娶。和卡夫卡的命运有些相似，敏感、孱弱、自卑但实际上又相当自负。

奇迹或障碍，一切或虚无，途径或问题，任何事物都取决于一个人对它的看法。不断采用新方法去看问题，就是一种重建和续添。这就是为什么爱沉思的人即使从不离开村庄，也能将整个宇宙了然于心。一个背靠岩石而眠的人，那里就是整个宇宙。

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。

当大巴士吱吱嘎嘎地从狭窄街巷里驶出，明媚的大海一下子夺了我目光。窃喜滋生，觉得有无论走到世界哪里都浑然不怕的豪气。巴士在恢宏大气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停下，我几乎是蹦跳着下车。修道院外部用光滑平整的白色花岗岩砌成，在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、圣洁。三十对十米多高的塔尖直指苍穹，那是摆脱尘世一切重负的呼喊。

修道院里在做弥撒，管风琴声悠远明亮，人们轻声絮语。我被特殊的气息笼罩，寻找着佩索阿，他在，一定在，

生前籍籍无名，死后空前轰动。1985年10月15日，为纪念佩索阿逝世五十周年，葡萄牙举行了盛大的迁葬仪式，将佩索阿的遗骨移至热罗尼莫斯修道院，与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卡蒙斯安放在一起。

所以，他在，一直都在，以明睿的眼光审度着世人。

在他乡，我们发现了生命真实的大小。

你和我都是徒劳的过客，
在这里如在所有角落，都是异乡人，
在生活里在灵魂中，都是偶然的，
在记忆殿堂里游荡的鬼魅，
伴着老鼠和木板吱吱呀呀的声音，
因诅咒而不得不活动在这城堡里……

这是佩索阿用异名为坎波斯写的诗句。很好玩，佩索阿一生中创造了数十个异名，有身份、出生地、生平故事、性格和文学风格，甚至会在报刊上用不同的异名“互相评论”，这是佩索阿创造的诗人世界。他不在乎自己化身为多少个诗人，他小声地唯唯诺诺地说“我不是什么。我将来也不是什么。我无法是什么。除此之外，我拥有世界的所有梦想”。

敏感、孤僻、歇斯底里，以至人格分裂，这正是众多异名的生产基地。而悖论，也是佩索阿一生纠缠不放的痛苦。

是禁欲，还是恋爱？是与女人恋爱，还是与自然恋爱？与词语恋爱？与自身恋爱？与虚无恋爱？

葡萄牙另一位大作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萨拉马戈，他强悍、有力，带着荒诞和黑色幽默感长时间与葡萄牙政府对抗着。有意思的是，里斯本百姓似乎更愿意接纳佩索阿的拘谨和抑郁。佩索阿的照片悬挂在很多咖啡馆和饭店。巴西人咖啡馆门前的一尊铜塑像，被成千上万的人合过影。佩索阿跷着二郎腿，手有些紧张，僵硬着，表情严肃，下巴呈三角形。头顶上的礼帽已被摸得油光锃亮。空气里飘逸着咖啡豆的香味，电车在一节一节驶过去，流浪艺人的吉他弹奏得抒情有味，他旁若无人，倾心而歌。佩索阿用一种专注的神情聆听。“活着让我迷醉”，诗人在里斯本的街头，让自己像一只纸船漂流在理想的海洋上。

圣若泽一家餐厅里，三个男子热烈讨论着，一个是鬃曲金色头发，清瘦，眼神略带忧愁，坐着的时候腰弯得厉害，很像佩索阿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——异名为伯纳多·索阿雷斯的诗人。另一个短发精干，发音时爆破声很多。还有一个背对着我。他们或许是在谈论诗歌，在葡萄牙这个诗歌国度，只要谈论诗歌，再大声也不为过。

我对侍者说，需要一盘鳕鱼，腌制的鳕鱼。这是葡萄牙人的最爱。鳕鱼和西兰花、青椒、红椒、土豆、洋葱、黑橄榄一同翻炒烹制，香味扑鼻。我又点了一杯波特酒，清新甜

美。我肩膀微微发痛，然而疲劳在美食的滋润下遁去。

佩索阿在吟诵：

曾经是个孩子的我在路上哭泣
我把他扔在那，成了如今的我

热罗尼莫斯修道院附近的贝伦艺术中心。二楼，一眼撞见的就是莫迪利亚尼的非洲木雕。意外相逢，我心脏被瞬间击中。拉长的鼻梁，樱桃小嘴，不需要看作者标签，我就能断定是莫氏作品。他留存在世上的木雕作品应该不多。一个月前，我以莫迪利亚尼为元素写了一个小说——《幻影》。

负一楼，电影《紫色》在播放，作者是 John Akomfrah。“哦，地球，你看到了什么变化？”是副标题。电影拍摄于十个国家，空间广阔，概念复杂，由六个屏幕组成，呈现了我们共同造成的生态破坏。无论是最近的，过去的，还是现在的，电影没用警告的语言，也没用天启的预言，而是通过对行星感官的共同认知和顺从的悲哀来呈现。

博物馆里的女馆员，气质沉静，身材高挑，坐在高椅上，眼睛扫视着静止的一切。有时她拿一本书阅读。那几幅画，形成了诡异的独特的气场，在静止中涌动着艺术家强烈的诉求。我很想以博物馆女馆员为题材写一个小说，地点

发生在比较前沿的一线城市，譬如杭州或上海。写出她的孤独、热望、抑郁、追求、虚无和淡然。

女馆员对面，佩索阿在怅望，小心翼翼地琢磨，他行走于鹅卵石道。右手是杂货店，隔着那一帘悬着的火腿、大蒜和香肠，是一位信念坚定的老妇人，她一袭黑衣，用一束树枝充当刷子正在刷白墙面。

2019. 2. 22

寻找卡夫卡

一

车厢里的人很少，可以自由入座。我随便找了一个空位，开始阅读克里玛的《布拉格精神》，内心有等待恋人一般的慌张。偶尔抬头看窗外，一个又一个站台过去。火车行驶得极其缓慢，慢得可以让人清晰瞅见窗外花朵的形状。似乎是骑在马背上，四处溜达，很悠闲，停停走走。

手机上短信来了，告知已经到了斯洛伐克。

上来了四个本地小伙子，唱着歌，衣着朴素。他们喧哗着，坐定后开始打纸牌说笑话。我混混沌沌睡着，不时被他们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吵醒。隔着沙发缝隙看过去，一个小伙鬃曲着头发，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。他们许是刚刚劳作回来，身上还携带着青草味儿。又一站台，上来了三个女人。女人们的脸暗黄，相貌普通，她们简单交流后各自找个最舒适的坐姿，打开书阅读。应该是小说，很厚，封皮包

着。她们翻阅书籍时动作小心翼翼。

我和对面的老太太心照不宣，她的脚尖抵着我的行李箱，以防火车拐弯时行李箱滑到其他地方。她意思是，让我放心睡她会照看我行李，我无法用语言和她交流，只能向她微笑，以示谢意。窗外一大片一大片绿色绵延，天空低矮，忽然，跳出一望无际的黄色，原来是成片的油菜花迎风招展。“那是春天，树林飞向它们的鸟”，我想起了策兰的诗。

我在布拉格的一间阁楼住下来。

阁楼的天窗不错，将日光和黑暗第一时间传递给我。我躺在床上，什么也不想，光看天色也是件很好的事情。阁楼空间很大，有专门书写的桌子，我把随身携带的几本书拿出来。《布拉格精神》《小说的艺术》《卡夫卡全集》。我反复交替阅读着这些书。气味、气息、气场，都是属于布拉格的特征。我是如此贪恋，在布拉格阁楼上阅读，有御风而行的快感，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酒店的门口比较小，布拉格的建筑大都如此，外表不引人注目，甚至狭窄拥挤，进去却豁然开朗。这应该称作不张扬，和捷克人的性格是吻合的。

二

卡夫卡和他的布拉格，城堡意象无处不在。

来东欧，我是要寻找卡夫卡。